

青年德育叢書

聰 澄

訓 懷

齋 園

語 語

青年協會書局發行
上海博物院路廿號

聽訓齋語

張文端公事略

公諱英。字敦復。號樂圃。安徽桐城人。以康熙六年進士入直南書房。當時朝廷典故之文。多出其手。旋晉翰林學士。調禮部。拜文華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。公少清貧。癸丑分校禮闈。家人猶經旬乏食。姚夫人搜得麵數斗。遂舉家食麵湯。將一月。其澄官。隨地自盡。不務表襮。不列密事。不許人過失。汲引人才如不及。然有所薦舉。終不使其人知。以是所居無赫赫名。及觀南書房記註。然後知公在講筵。凡生民利病。四方水旱。知無不言。造膝前席。多社稷大計。康熙嘗語執政。張英老成敬慎。始終不渝。有古大臣風。公為人忠實無畦畛。外和內剛。一私不染。自同官及後進之士。皆傾心相嚮。公退惟手一編。蒔花鼓琴自娛。雜賓不敢至。其家居。族黨鄉隣下逮臧獲。皆得其和。雖奸僉小人。無所寄怨惡。知與不知。皆推為鉅德長者。然性實

介特。義所不可。雖威重不能奪。與物無忤。而黑白較然。自壯盛卽有田園之思。自言生平無他嗜好。惟酷好看山及種樹。著恆產瑣言。聰訓齋語。諄諄以務本力田隨分知足爲誠。名所著曰篤素堂文集。又著易書衷論二十卷。子廷玉。官至太保大學士。公于康熙四十七年卒。享年七十有二。諡曰文端。

聰訓齋語卷上

桐城張



篤素堂集雜著之一

聖賢領要之語曰。人心惟危。道心惟微。危者嗜欲之心。如隄之束水。其潰甚易。一潰則不可復收也。微者理義之心。如帷之暎鏡。若隱若現。見之難而晦之易也。人心至靈。至動。不可過勞。亦不可過逸。惟讀書可以養之。每見堪輿家。平日用磁石養鍼。書卷乃養心第一妙物。閒適無事之人。鎮日不觀書。則起居出入。身心無所栖泊。耳目無所安頓。勢必心意顛倒。妄想生嗔。處逆境不樂。處順境亦不樂。每見人栖栖皇皇。覺動無不礙者。此必不讀書之人也。古人有言。掃地焚香。清福已具。其有福者。佐以讀書。其無福者。便生他想。旨

哉斯言。予所深賞。且從來拂意之事。自不讀書者見之。似爲我所獨遭。極其難堪。不知古人拂意之事。有百倍於此者。特不細心體驗耳。卽如東坡先生沒後。遭逢高孝。文字始出名震千古。而當時之憂讒畏譏。困頓轉徙。潮惠之間。蘇過跣足涉水。居近牛欄。是何如境界。又如白香山之無嗣。陸放翁之忍饑。皆載在書卷。彼獨非千載聞人。而所遇皆如此。誠一平心靜觀。則人閒拂意之事。可以渙然冰釋。若不讀書。則但見我所遭甚苦。而無窮怨尤嗔忿之心。燒灼不甯。其苦爲何如耶。且富盛之事。古人亦有之。炙手可熱。轉眼皆空。故讀書可以增長道心。爲頤養第一事也。記誦纂集。期以爭長應世。則多苦。若涉覽。則何至勞心疲神。但當冷眼於閒中。窺破古人筋節處耳。予於白陸詩皆細注其年月。知彼於何年引退。其衰健之蹟皆可指。斯不夢夢耳。聖賢仙佛。皆無不樂之理。彼世之終身憂戚。忽忽不樂者。決然無道氣無意。

趣之人。孔子曰。樂在其中。顏子不改其樂。孟子以不愧不忤爲樂。論語開首說悅樂。中庸言無入而不自得。程朱教尋孔顏樂處。皆是此意。若庸人多求多欲。不循理。不安命。多求而不得則苦。多欲而不遂則苦。不循理則行多窒礙而苦。不安命則意多怨望而苦。是以跼天踏地。行險徼幸。如衣敝絮。行荆棘中。安知有康衢坦塗之樂。惟聖賢仙佛。無世俗數者之病。是以常全樂體。香山字樂天。予竊慕之。因號曰樂圃。聖賢仙佛之樂。予何敢望。竊欲營履道一邱一壑。傲白傅之有叟在中。白鬚飄然。妻孥熙熙。鷄犬閒閒之樂云耳。予擬一聯。將來懸草堂中。富貴貧賤總難稱意。知足卽爲稱意。山水花竹無恆主人。得閒便是主人。其語雖俚。卻有至理。天下佳山勝水名花美箭無限。大約富貴人役於名利。貧賤人役於饑寒。總無閒情及此。惟付之浩歎耳。唐詩如緞如錦。質厚而體重。文麗而絲密。溫醇爾雅。朝堂之所服也。宋詩如

紗如葛。輕疎纖朗。便娟適體。田野之所服也。中年作詩。斷當宗唐律。若老年吟咏適意。闌入於宋。勢所必至。立意學宋。將來益流而不可返矣。五律斷無勝於唐人者。如王孟五言兩句。便成一幅畫。今試作五字。其寫難言之景。盡難狀之情。高妙自然。起結超遠。能如唐人否。蘇詩五律不多見。陸詩五律太率。非其所長。參唐宋人氣味。當於五律見之。

昌黎聽穎師琴詩有云。昵昵兒女語。恩怨相爾汝。忽然勢軒昂。猛士赴戰場。又云。失勢一落千丈強。歐陽公以爲琵琶詩。信然。予細味琴音。如微風入深松。寒泉滴幽澗。靜永古澹。其上下十三徽。出入一絃至七絃。皆有次第。大約由緩而急。由大而細。極於和平。冲夷爲主。安有昵昵兒女。忽變爲金戈鐵馬之聲。常建琴詩。江上調玉琴。一絃清一心。泠泠七絃遍。萬木沈秋陰。能令江月白。又令江水深。始知枯桐枝。可以徽黃金。真可謂字字入妙。得琴之三昧。

者。昧此則與昌黎之言迥別矣。古來士大夫學琴。類不能學多操。白香山止秋思一曲。范文正公止履霜一曲。高人撫絃動操。自有夷曠沖淡之趣。不在多也。古人製琴一曲。調適宮商。但傳指法。後人強被以語言文字。失之遠矣。甚至俗譜用大學及歸去來辭赤壁賦。強配七絃。一字予以一音。且有以山歌小曲溷之者。其爲唐突古樂甚矣。宜爲雅人之所深戒也。大抵琴音以古淡爲宗。非在悅耳。心境微有不清。指下便爾荆棘。清風明月之時。心無機事。曠然天真。時鼓一曲。不躁不懶。則緩急輕重。合宜自然。正音出於腕下。清興超於物表。放翁詩曰。琴到無人聽處工。未深領斯妙者。自然聞古樂而欲臥。未足深論也。

古人以眠食二者。爲養生之要務。臟腑腸胃。常令寬舒有餘地。則真氣得以流行而疾病少。吾鄉吳友季善醫。每赤日寒風。行長安道上不倦。人問之曰。

予從不飽食。病安得入。此食忌過飽之明徵也。燔炙熬煎香甘肥膩之物。最悅口而不宜於腸胃。彼肥膩易於粘滯。積久則腹痛氣塞。寒暑偶侵。則疾作矣。放翁詩云。倩盼作妖狐。未慘肥甘。藏毒醜猶輕。此老知攝生哉。炊飯極輕熟。鷄肉之類。只淡羹。菜羹清芬。鮮潔渥之。食只八分飽。後飲六安苦茗一杯。若勞頓饑餓歸。先飲醇醪一二杯。以開胸胃。陶詩云。濁醪解劬饑。蓋藉之以開胃氣也。如此焉有不益人者乎。且食忌多品。一席之間。遍食水陸。濃淡雜進。自然損脾。予謂或雞魚彘之類。只一二種飽食。良爲有益。此未嘗聞之古昔。而以予意揣當如此。安寢乃人生之最樂。古人有言不覓仙方覓睡方。冬夜以二鼓爲度。暑月以一更爲度。每笑人長夜酣飲不休。謂之消夜。夫人終日勞勞。夜則宴息。是極有味。何以消遣爲。冬夏皆當以日出而起。於夏尤宜。天地清旭之氣。最爲爽神。失之甚爲可惜。予山居頗閒。暑月日出則起。收

水草清香之味。蓮方歛而未開。竹含露而猶滴。可謂至快。日長漏永。不妨午睡數刻。焚香垂幙。淨展桃笙。睡足而起。神清氣爽。真不啻天際真人。况居家最宜早起。倘日高客至。僮則垢面。婢則蓬頭。庭除未掃。灶突尤寒。大非雅事。昔何文端公居京師。同年詣之。日晏未起。久之方出。客問曰。尊夫人亦未起耶。答曰然。客曰。日高如此。內外家長皆未起。一家奴僕其爲奸盜詐僞。何所不至耶。公瞿然。自此至老不晏起。此太守公親爲予言者。

山色朝暮之變。無如春深秋晚。四月則有新綠。其淺深濃淡早晚便不同。九月則有紅葉。其頰黃茜紫。或暎朝陽。或迴夕照。或當風而吟。或帶霜而殷。皆可謂佳勝之極。其他則煙嵐雨岫雲峯霞嶺。變幻頃刻。孰謂看山有厭倦時耶。放翁詩云。遊山如讀書。淺深在所得。故同一登臨。視其人之識解學問。以爲高下苦樂。不可得而強也。予每日治裝入龍眠。家人相謂。山色總是如此。

何用日日相對。此真淺之乎言看山者。

人家僮僕最不宜多畜。但有得力二三人。訓諭有方。使令得宜。未嘗不得兼人之用。太多則彼此相諉。恩養必不能周。教訓亦不能及。反不得其力。且此輩當家道盛。則倚勢作非。招尤結怨。家道替。則飛揚跋扈。反唇賣主。皆勢所必至。予欲令家僕各治生業。可省遊手遊食之弊。不至於冗食爲非也。且僮僕甚無取乎點慧者。吾輩居家居宦。皆簡靜守理。不爲闇昧之事。至衙門政務。皆自料理。不煩幹僕巧權門之應對。爲遠道之輸將。打點機密。奔走勢利。所用者不過趨蹌灑掃。負重徒步之事耳。焉用聰明才智爲哉。至於山中耕田鋤圃之僕。乃可爲寶。其人無奢望。無機智。不爲主人歛怨。彼縱不遵約束。不過懶惰愚蠢之小過。不必加意防閑。豈不爲清閒之一助哉。

昔人論致壽之道有四。曰慈。曰儉。曰和。曰靜。人能慈心於物。不爲一切害人

之事。卽一言有損於人。亦不輕發。推之戒殺。生以惜物命。慎剪伐以養天和。無論冥報不爽。卽胸中一段吉祥愷悌之氣。自然災沴不干。而可以長齡矣。人生福享皆有分數。惜福之人。嘗有餘。暴殄之人。易至罄竭。故老氏以儉爲寶。不止財用當儉而已。一切事常思節齋之義。方有餘地。儉於飲食可以養脾胃。儉於嗜慾可以聚精神。儉於言語可以養氣息。非儉於交遊可以擇友寡過。儉於酬酢可以養身息。勞儉於夜坐可以安神舒體。儉於飲酒可以清心養德。儉於思慮可以蠲煩去擾。凡事省得一分。卽受一分之益。大約天下事萬不得已者不過十之二。初見以爲不可已。細算之亦非萬不可已。如此逐漸省去。但日見事之少。白香山詩云。我有一言君記取。世間自取苦人多。今試問勞擾煩苦之人。此事亦儘可已。果屬萬不可已者乎。當必恍然自失矣。人常和悅。則心氣冲而五臟安。昔人所謂養歡喜神。真定梁公每語人。

日間辦理公事。每晚家居必尋可喜笑之事。與客縱談。掀髯大笑。以發舒一日勞頓鬱結之氣。此真得養生要訣。何文端公時曾有鄉人過百歲。公叩其術。答曰。予鄉村人無所知。但一生只是喜歡。從不知憂惱。噫。此豈名利中人所能哉。傳曰。仁者靜。又曰。知者動。每見氣躁之人。舉動輕佻。多不得壽。古人謂視以世計。墨以時計。筆以日計。動靜之分也。靜之義有二。一則身不過勞。一則心不輕動。凡遇一切勞頓憂惶喜樂恐懼之事。外則順以應之。此心凝然不動。如澄潭。如古井。則志壹動氣。外間之紛擾皆退聽矣。此四者於養生之理極爲切實。較之服藥引導。奚啻萬倍哉。若服藥則物性易偏。或多燥滯。引導吐納則易至作輟。必以四者爲根本。不可捨本而務末也。道德經五千言。其要旨不外於此。銘之座右。時時體察。當有裨益耳。

人生不能無所適。以寄其意。予無嗜好。惟酷好看山種樹。昔王右軍亦云。吾

篤嗜種果。此中有至樂存焉。手種之樹。開一花。結一實。翫之偏愛。食之益甘。此亦人情也。陽和里五畝園。雖不廣。偷所謂有水一池。有竹千竿者耶。花十有二種。每種得十餘本。循環翫賞。可以終老。城中地隘。不能多植。然在居室之西數武。花晨月夕。不須肩輿策蹇。自朝至夜分。可以酣賞飽看。一花一草。自始開至零落。無不窮極其趣。則一株可抵十株。一畝可敵十畝。山中嚮營賜金園。今購芙蓉島。皆以田爲本。於隙地疎池種樹。不廢耕耘。閱耕是人生最樂。古人所云躬耕。亦止是課僕督農。亦不在露體塗足也。

山居宜小樓。可以收攬羣峯衆壑之勢。竹杪松梢。更有奇趣。予擬于芙蓉島南向構一小樓。題曰千崖萬壑之樓。大溪環抱。羣岫聳峙。可謂快矣。築小齋三楹。曰佳夢軒。夫人生如夢。信矣。使夕夢至此。豈不以爲佳甚耶。陸放翁夢至仙館得詩云。長廊下瞰碧蓮沼。小閣正對青蘿峯。便以爲極勝之景。予此

中頗有之。可不謂之佳夢耶。香山詩云。多道人生都是夢。夢中歡樂亦勝愁。人既在夢中。則宜稅駕嘔嚼其夢。而不當爲夢幻泡影之嗟。予固將以爲睡鄉。而不復從邯鄲道上向道人借黃梁枕也。

人生于珍異之物。決不可好。昔端恪公言。士人于一研一琴。當得佳者。研可適用。琴能發音。其它皆屬無益。良然。磁器最不當好。磁佳者必脆薄。一釀值數十金。僮僕捧持。易至不謹。過於矜束。反致失手。朋客歡讌。亦鮮樂趣。此物在席。賓主皆有戒心。何適意之有。磁取厚而中等者。不至太粗。縱有傾跌。亦不甚惜。斯爲得中之道也。名畫法書及四海有名翫器。皆不可畜。從來買禍招尤。可爲龜鑑。購之不啻千金。貨之不值一文。且從來真贗難辨。變幻奇於鬼神。裝潢易於竊換。一軸得善價。繼至者遂不旋踵以僞爲真。以真爲僞。互相訕笑。止可供曠飯。昔真定梁公有畫字之好。竭生平之力收之。捐館後。爲

藝家所求索殆盡。然雖與以佳者。輒謂非是。疑其藏匿。其子孫深受斯累。此可謂明鑑者也。

天體至圓。故生其中者無一不肖其體。懸象之大者莫如日月。以至人之耳目手足。物之花實。土得雨而成丸。水得雨而成泡。凡天地自然而生皆圓。其方者皆人力所爲。蓋稟天之性者。無一不具天之體。萬事做到極精妙處。無有不圓者。聖人之德。古今之至文法帖。以至一藝一術。必極圓而後登峯造極。裕親王曾暢言其旨。適與予論相合。偶論及科場文想。到圓處始佳。即飲食做到精美處。到口也是圓底。余嘗觀四時之旋運。寒暑之循環。生息之相因。無非圓轉。人之一身與天地相應。大約三四十以前是夏至前。凡事漸長。三四十以後是夏至後。凡事漸衰。中間無一刻停留。中間衰盛關頭。無一定時候。大概在三四十之間。觀於鬚髮可見。其衰緩者其壽多。其衰急者其壽

寡。人身不能不衰。先從上而下者多壽。故古人以早脫頂爲壽徵。先從下而上者多不壽。故鬚髮如故而脚輒者難治。凡人家道亦然。盛衰增減。決無中立之理。如一樹之花。開到極盛。便是搖落之期。多方保護。順其自然。猶恐其速開。况敢以火氣催逼之乎。京師溫室之花。能移牡丹各色。桃於正月。然花不盡其分量。一開之後。根幹輒萎。此造化之機。不可不察也。嘗觀草木之性。亦隨天地爲圓轉。梅以深冬爲春。桃李以春爲春。榴荷以夏爲春。菊桂芙蓉以秋爲春。觀其枝節含苞之處。渾然天地造化之理。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。

人往往於古人片紙隻字。珍如拱璧。其好之者索價千金。觀其落筆神彩。間可寶。然自予觀之。此特一時筆墨之趣所寄耳。若古人終身精神識見。盡在其文集中。乃其嘔心劇肺而出之者。如白香山蘇長公之詩數千首。陸放翁

之詩八十五卷。其人自少至老。仕宦之所歷。遊跡之所至。悲喜之情。怫愉之色。以至言貌警欬。飲食起居。交遊酬酢。無一不寓其中。較之偶爾落筆。其可寶不且萬倍哉。予怪世人於古人詩文集不知愛。而寶其片紙隻字。爲大惑也。余昔在龍眠。苦於無客爲伴。日則步屨於空潭碧澗。長松茂竹之側。夕則掩關讀蘇陸詩。以二鼓爲度。燒燭焚香。煮茶。延兩君子於坐。與之相對。如見其容貌鬚眉然。詩云。架頭蘇陸有遺書。特地攜來共索居。日與兩君同臥起。人閒何客得勝渠。良非解嘲語也。

予嘗言。享山林之樂者。必具四者。而後能長享其樂。實有其樂。是以古今來不易觀也。四者維何。曰道德。曰文章。曰經濟。曰福命。所謂道德者。性情不乖戾。不谿刻。不褊狹。不暴躁。不移情於紛華。不生嗔於冷曠。居家則肅雝簡靜。足以見信於妻孥。居鄉則厚重謙和。足以取信於鄰里。居身則恬淡寡營。足

以不愧於衾影。無忤於人。無羨於世。無爭於人。無憾於己。然後天地容其隱逸。鬼神許其安享。無心意顛倒之病。無取捨轉徙之煩。此非道德而何哉。佳山勝水。茂林修竹。全恃我之情性識見取之。不然一見而悅。數見而厭心生矣。或吟咏古人之篇章。或抒寫性靈之所見。一字一句。便可千秋。相契無言。亦成妙諦。古人所謂行到水窮處。坐看雲起時。又云。登東皋以舒嘯。臨清流而賦詩。斷非不解筆墨人所能領略。此非文章而何哉。夫茅亭草舍。皆有經綸。菜隴瓜畦。具見規畫。一草一木。其布置亦有法度。淡泊而可免饑寒。徒步而不致委頓。良辰美景而匏樽不空。歲時伏臘而鷄豚可辦。分花乞竹。不須多費。而自有雅人深致。疎池結籬。不煩華侈而皆能天然入畫。此非經濟而何哉。從來愛閒之人類。不得閒。得閒之人類。不愛閒。公卿將相。時至則爲之。獨是山林清福。爲造物之所深吝。試觀宇宙間。幾人解脫。書卷之中。亦不多。

得。置身在窮達毀譽之外。名利之所不能奔走。世味之所不能縛束。室有萊妻。而無交謫之言。田有伏臘。而無乞米之苦。白香山所謂事了心了。此非福命而何哉。四者有一不具。不足以享山林清福。故舉世聰明才智之士。非無一知半見。略知山林趣味。而究竟不能身入其中。職此之故也。

予于歸田之後。誓不著緞。不食人參。夫古人至貴。猶服三澣之衣。緞之爲物。不可洗。不可染。而其價六七倍於湖州縐。紬與絲紬。佳者三四錢一尺。比於一疋布之價。初時華麗可觀。一沾油灰。便色改而不可澣洗。予素性疎忽。於衣服不能整齊。最不愛華麗之服。歸田後。惟著絨褐山繭文布湖紬。期於適體養性。冬則羔裘。夏則蕉葛。一切珍裘紬縠。悉屏棄之。不使外物妨吾坐起也。老年奔走應事務。日服人參一二錢。細思吾鄉米價。一石不過四錢。今日服參。價如之或倍之。是一人而兼百餘人糊口之具。忍孰甚焉。侈孰甚焉。夫

藥性原以治病。不得已而取效於旦夕。用是補續血氣。乃竟以爲日用尋常之物。可乎哉。無論物力不及。卽及亦不當爲。予故深以爲戒。倘得邀恩遂初。此二事斷然不渝吾言也。

古人美王司徒之德曰。門無雜賓。此最有味。大約門下奔走之客。有損無益。主人以清正高簡安靜爲美。於彼何利焉。可以啖之以利。可以動之以名。可以怵之以利害。則欣動其主人。主人不可動。則誘其子弟。誘其僮僕。外探無稽之言。以熒惑其視聽。內洩機密之語。以誇示其交遊。甚且以僞爲真。將無作有。以徼倖其語之或驗。則從中而取利焉。或居要津之位。或處權勢之地。尤當遠之益遠也。有挾術技以遊者。彼皆藉一藝以售其身。漸與仕宦相親密。而遂以乘機遷會。其本念決不在專售其技也。挾術以遊者往往如此。故此輩之樸訥迂鈍者。猶當慎其晉接。若狡黠便佞。好生事端。踪跡詭秘者。以

不識其人。不知其姓名爲善。勿曰我持正。彼安能惑我。我明察。彼不能蔽我。恐久之自墮其術中而不能出也。

予性不愛觀劇。在京師一席之費。動踰數十金。徒有應酬之勞。而無酣適之趣。不若以其費濟困賑急。爲人我利溥也。予六旬之期。老妻禮佛時。忽念誕日例當設梨園宴親友。吾家旣不爲此。胡不將此費製棉衣袴。以施道路饑寒之人乎。次日爲余言。笑而許之。予意欲歸里時。倣陸梭山居家之法。以一歲之費分爲十二股。一月用一分。每日於食用節省。月晦之日。則總一月之所餘。別作一封。以應貧寒之急。能多作好事一兩件。其樂逾於日享大烹之奉多矣。但在勉力而行之。

移樹之法。江南以驚蟄前後半月爲宜。大約從土掘出之根。最畏春風。故須用土裹密。用草包之。不宜見風。甚不宜於隔宿。所以吳門建業來賣花者。行

千里經一月而猶活。乃用金汁土密護其根。不使露風之故。近地移植反不活者。不知此理之故也。其新生細白根係生氣所託。尤不當損。人但知深根固蒂。不知亦不宜太深。種植書謂加舊跡一指。若太深則泥水傷樹皮。斷然不茂矣。凡樹大約花時移。則彼精脈在枝葉。易活。於桂尤甚。花已有蓓蕾。移之多開。然此最泄氣。故移樹而花盛開者多不活。惟葉茂則其樹必活矣。牡丹移在秋。當春宜盡去其花。若少愛惜。則其氣洩。樹即活亦不茂。數年後多自萎。樹之作花甚不易。氣泄則本傷。古人云再實之木。其根必傷。人之於文章功名也亦然。不可不審也。

予少年嗜六安茶。中年飲武夷而甘。後知界茶之妙。此三種可以終老。其他不必問矣。界茶如名士。武夷如高士。六安如野士。皆可爲歲寒之交。六安尤養脾。食飽最宜。但鄙性好多飲茶。終日不離甌椀。爲宜節約耳。

論語云。不知命無以爲君子。考亭註不知命則見利必趨。見害必避。而無以爲君子。予少奉教於姚端恪公。服膺斯語。每遇疑難躊躇之事。輒依據此言。稍有把握。古人言居易以俟命。又言行法以俟命。人生禍福榮辱得喪。自有定命數。確不可移。審此則利可趨而有不必趨之利。害宜避而有不能避之害。利害之見既除。而爲君子之道始出。此爲字甚有力。既知利害有一定。則落得做好人也。權勢之人。豈必與之相抗以取害。到難於相從處。亦要內不失己。果謙和以謝之。宛轉以避之。彼亦未必決能禍我。此亦命數宜然。又安知委曲從彼之禍不更烈於此也。使我爲州縣官。決不用官銀媚上官。安知用官銀之禍不甚於上官之失權也。昔者米脂令邊君。掘李賊之祖墳。賊破京師後。獲邊君置軍中。欲甘心焉。挾至山西。以二十人守之。邊君夜遁。後復爲州守。自著虎口餘生記其事。李賊殺人數十萬。究不能殺一邊君。生死

有命甯不信然耶。予官京師日久。每見人之數應爲此官。而其時本無此一缺。有人焉。竭力經營。幹辦停當。而此人無端值之。或反爲此人之所不欲。且滋詬詈。如此者不一而足。此亦舉世之人共知之。而當局則往往迷而不悟。其中之求速反遲。求得反失。彼人爲此人而謀。此事因彼事而壞。顛倒錯亂。不可究詰。人能將耳目聞見之事。平心體察。亦可消許多妄念也。

人生適意之事有三。曰貴。曰富。曰多子孫。然是三者善處之則爲福。不善處之則足爲累。至爲累而求所謂福者。不可見矣。何則。高位者責備之地。忌嫉之門。怨尤之府。利害之關。憂患之窟。勞苦之藪。謗訕之的。攻擊之場。古之智人。往往望而卻步。况有榮則必有辱。有得則必有失。有進則必有退。有親則必有疎。若但計邱山之得。而不容銖兩之失。天下安有此理。但己身無大譴過。而外來者平淡視之。此處貴之道也。佛家以貨財爲五家公共之物。一曰

國家。二曰官吏。三曰水火。四曰盜賊。五曰不肖子孫。夫人厚積。則必經營布置。生息防守。其勞不可勝言。則必有親戚之請求。貧窮之怨望。僮僕之奸騙。大而賊盜之劫取。小而穿窬之鼠竊。經商之虧折。行路之失脫。田禾之災傷。攘奪之爭訟。子弟之浪費。種種之苦。貧者不知。惟富厚者兼而有之。人能知富之爲累。則取之當廉。而不必厚積以招怨。視之當淡。而不必深伎以累心思。我既有此財貨。彼貧窮者不取我而取誰。不怨我而怨誰。平心息忿。庶不爲外物所累。儉於居身而裕於待物。薄於取利而謹於蓋藏。此處富之道也。至子孫之累尤多矣。少小則有疾病之慮。稍長則有功名之慮。浮奢不善治家之慮。納交匪類之慮。一離膝下。則有道路寒暑饑渴之慮。以至由子而孫。展轉無窮。更無底止。夫年壽既高。子息蕃衍。焉能保其無疾病痛楚之事。賢愚不齊。升沈各異。聚散無恆。憂樂自別。但當教之孝友。教之謙讓。教之立品。

教之讀書。教之擇友。教之養身。教之儉用。教之作家。其成敗利鈍。父母不必過爲縻心。聚散苦樂。父母不必憂念成疾。但視己無甚刻薄。後人當無悖出之患。己無大偏私。後人自無攘奪之患。己無甚貪婪。後人自當無蕩盡之患。至於天行之數。稟賦之愚。有才而不遇。無因而致疾。延良醫。慎調治。延良師。謹教訓。父母之責盡矣。父母之心盡矣。此處多子孫之道也。予每見世人處好境而鬱鬱不快。動多悔吝憂戚。必皆此三者之故。由不明斯理。是以心褊見隘。未食其報。先受其苦。能靜體吾言。於擾擾之中。存熒熒之亮。豈非熱火坑中一服清涼散。苦海波中一架八寶筏哉。

予自四十六七以來。講求安心之法。凡喜怒哀樂勞苦恐懼之事。只以五官四肢應之。中間有方寸之地。常時空空洞洞。朗朗惺惺。決不令之入。所以此地常覺寬綽潔淨。予製爲一城。將城門緊閉。時加防守。惟恐此數者闖入。亦

有時賊勢甚銳。城門稍疎。彼間或闖入。卽時覺察。便驅之出城外。而牢閉城門。令此地仍寬綽潔淨。十年來漸覺闖入之時少。不甚用力驅逐。然城外不免紛擾。主人居其中。尙無渾忘天真之樂。倘得歸田。遂初。見山時多。見人時少。空潭碧落。或庶幾矣。

予之立訓。更無多言。止有四語。讀書者不賤。守田者不饑。積德者不傾。擇交者不敗。嘗將四語律身。訓子。亦不用煩言。夥說矣。雖至寒苦之人。但能讀書爲文。必使人欽敬。不敢忽視。其人德性亦必溫和。行事決不顛倒。不在功名之得失。遇合之遲速也。守田之說。詳於恆產瑣言。積德之說。六經語孟諸史百家。無非闡發此義。不須贅說。擇交之說。予目擊身歷。最爲親切。此輩毒人如鳩之入口。蛇之蝥膚。斷斷不易。決無解掾之說。尤四者之綱領也。余言無奇。止布帛菽粟。可衣可食。但在體驗親切耳。

聽訓齋語 卷上

聽訓齋語卷下

桐城張 英敦復

人生必厚重沈靜。而後爲載福之器。王謝子弟。席豐履厚。田廬僕役。無一不具。且爲人所敬禮。無有輕忽之者。視寒賤之士。終年授讀。遠離家室。唇燥吻枯。僅博束脩數金。仰事俯育。咸取諸此。應試則徒步而往。風雨泥淖。一步三歎。凡此情形。皆汝輩所習見。仕宦子弟。則乘輿驅肥。卽僮僕亦無徒行者。豈非福耶。乃與寒士一體。怨天尤人。爭較錙銖得失。寧非過耶。古人云。予之齒蒼去其角。與之翼者。兩其足。天道造物。必無兩全。汝輩旣享席豐履厚之福。又思事事周全。揆之天道。豈不誠難。惟有敦厚謙謹。慎言守禮。不可與寒士同一般感。慨歛歔。放言高論。怨天尤人。庶不爲造物鬼神所呵責也。况父祖

經營多年。有田廬別業。身則勞於王事。不獲安享。爲子孫者生而受其福。乃又不思安享。而妄想妄行。寧不大可惜耶。思蓋人子之責。報父祖之恩。致鄉里之譽。貽後人之澤。惟有四事。一曰立品。二曰讀書。三曰養身。四曰儉用。世家子弟原是貴重。更得精金美玉之品。言思可道。行思可法。不驕盈。不詐僞。不刻薄。不輕佻。則人之欽重。較三公而更貴。予不及見。

祖父贈光祿公恂所府君。每聞鄉人言其厚德。邑人仰之。如祥麟威鳳。方伯公己酉登科。邑人榮之。贈以聯曰。張不張威願秉文。文名天下。盛有盛德。期可藩。藩屏王家。至今桑梓以爲美談。父親贈光祿公拙菴府君。予逮事三十年。生平無疾言遽色。居身節儉。待人寬厚。爲介弟。未嘗以一事一言干謁州縣。生平未嘗呈送一人。見鄉里煦煦以和。所行隱德甚多。從不向人索逋欠。以故三世皆祀於鄉賢。請主入廟之日。里人莫不欣喜道盛德之報。是亦何

負於人哉。予行年六十有一生平未嘗送一人於捕廳令其呵譴之。更勿言答責。願吾子孫終守此戒勿犯也。不足則斷不可借債。有餘則斷不可放債。權子母起家。惟至寒之士稍可。若富貴人家爲之。歛怨養奸。得罪招尤。莫此爲甚。鄉里間荷擔負販及傭工小人。切不可取其便宜。此種人所爭不過數文。我輩視之甚輕。而彼之含怨甚重。每有愚人見省得一文。以爲得計。而不知此種人心忿口碑。所損實大也。待下我一等之人。言語辭氣。最爲要緊。此事甚不費錢。然彼人受之。同於實惠。只在精神照料得來。不可憚煩。易所謂勞謙是也。予深知此理。然苦於情性疎懶。憚於趨承。故我惟思退處山澤。不見要人。庶少斯過。終日懷懷耳。讀書固所以取功名。繼家聲。然亦使人敬重。今見貧賤之士。果胸中淹博。筆下氤氳。則自然進退安雅。言談有味。即使迂腐不通方。亦可以教學授徒。爲人師表。至舉業乃朝廷取士之具。三年開場

大比。專視此爲優劣。人若舉業高華秀美。則人不敢輕視。每見仕宦顯赫之家。其老者或退或故。而其家索然者。其後無讀書之人也。其家鬱然者。其後有讀書之人也。山有猛獸。則藜藿爲之不採。家有子弟。則強暴爲之改容。豈止掇青紫榮宗祿而已哉。予嘗有言曰。讀書者不賤。不專爲場屋進退而言也。父母之愛子。第一望其康寧。第二冀其成名。第三願其保家。語曰。父母惟其疾之憂。夫子以此答武伯之問孝。至哉斯言。安其身以安父母之心。孝莫大焉。養身之道。一在慎嗜慾。一在慎飲食。一在慎忿怒。一在慎寒暑。一在慎思索。一在慎煩勞。有一於此。足以致病。以貽父母之憂。安得不時時謹懍也。吾貽子孫。不過瘠田數處耳。且甚荒蕪不治。水旱多虞。歲入之數。僅足以免饑寒。畜妻子而已。一件兒戲事。做不得。一件高興事。做不得。生平最喜陸梭山過日治家之法。以爲先得我心。誠做而行之。庶幾無鬻產蕩家之患。予有

言曰。守田者不饑。此二語足以長世。不在多言。凡人少年德性不定。每見人厭之曰慳。笑之曰齎。諛之曰儉。輒面發熱。不知此最是美名。人肯以此諛之。亦最是美事。不必避諱。人生豪俠周密之名。至不易副。事事應之。一事不應。遂生嫌怨。人人周之。一人不周。便存形迹。若平素儉齎見諒於人。省無窮物力。少無窮嫌怨。不亦至便乎。四者立身行己之道。已有崖岸。而其關鍵切要。又在於擇友。人生二十內外。漸遠於師保之嚴。未躋於成人之列。此時知識大開。性情未定。父師之訓不能入。妻子之言亦不聽。惟朋友之言甘如醴。而芳若蘭。脫有一淫朋匪友。闖入其側。朝夕浸灌。鮮有不爲其所移者。從前四事。遂蕩然而莫可收拾矣。此予幼年時知之最切。今親戚中。倘有此等之人。則踪跡令疎遠。不必親密。若朋友則直以不識其顏面。不知其姓名爲善。比之毒草啞泉。更富遠避。芸圃有詩云。於今道上擲揄鬼。原是尊前嫵媚人。蓋

痛乎其言之矣。擇友何以知其賢否。亦卽前四件能行者爲良友。不能行者爲非良友。予暑中退休。稍有暇晷。遂舉胸中所欲言者。筆之於此。語雖無文。然三十餘年涉歷仕塗。多逢險阻。人情物理知之頗熟。言之較親。後人勿以予言爲迂而遠於事情也。

楷書如坐如立。行書如行。草書如奔。人之形貌雖不同。然未有傾斜跛側爲佳者。故作楷書以端莊嚴肅爲尙。然須去矜束拘迫之態。而有雍容和愉之象。斯晉書之所獨擅也。分行布白。取乎勻淨。亦以自然爲妙。樂毅論如端人雅士。黃庭經如碧落仙人。東方朔像贊如古賢前哲。曹娥碑有孝女婉順之容。洛神賦有淑姿纖麗之態。蓋各象其文。以爲體要。有骨有肉。一行之間。自相顧盼。如樹木之枝葉扶疎。而彼此相讓。如流水之淪漪雜見。而先後相承。未有偏斜傾側。各不相顧。絕無神彩。步伍連絡。映帶。而可稱佳書者。細玩蘭

亭委蛇生動。千古如新。董文敏書大小疎密。於尋行數墨之際。最有趣致。學者當於此參之。

法昭禪師偈云。同氣連枝各自榮。些些言語莫傷情。一回相見一回老。能得幾時爲弟兄。詞意藹然。足以啓人友于之愛。然予嘗謂人倫有五。而兄弟相處之日最長。君臣之遇合。朋友之會聚。久速固難必也。父之生子。妻之配夫。其早者皆以二十歲爲率。惟兄弟或一二年或三四年相繼而生。自竹馬游戲。以至鯨背鶴髮。其相與周旋。多者至七八十年之久。若恩意浹洽。猜閒不生。其樂豈有涯哉。近時有周益公以太傅退休。其兄乘成先生以將作監丞退休。年皆八十。詩酒相娛者終其身。章泉趙昌甫兄弟亦俱隱於玉山之下。蒼顏華髮。相從於泉石之間。皆年近九十。真人間至樂希有之事也。

論語文字如化工肖物。簡古渾淪而盡事情。平易涵蘊而不費辭。于尙書毛

詩之外。別爲一種。大學中庸之文。極闊闊精微。而包羅萬有。孟子則雄奇跌宕。變幻洋溢。秦漢以來。未有能此四種文字者。特以儒生習讀而不察。遂不知其章法字法之妙也。當細心翫味之。

古人讀文選。而悟養生之理。得力於兩句。曰。石蘊玉而山輝。水涵珠而川媚。此真是至言。嘗見蘭蕙芍藥之蒂間。必有露珠一點。若此一點爲蟲蟻所食。則花萎矣。又見筍初出。當曉。則必有露珠數顆在其末。日出則露復斂而歸根。夕則復上。田間有詩云。夕看露顆上。稍行是也。若侵曉入園。筍上無露珠。則不成竹。遂取而食之。稻上亦有露。夕現而朝斂。人之元氣全在於此。故文選二語。不可不時體察。得訣固不在多也。

世人只因不知命。不安命。生出許多勞擾。聖賢明明說與。曰。君子居易以俟命。又曰。君子行法以俟命。又曰。脩身以俟命。不知命。無以爲君子。因知之真。

而後俟之安也。予歷世故頗多。認此一字頗確。曾與韓慕廬宿齋天壇。深夜劇談。慕廬談當年鄉會考時。鄉試則有得售之想。場中頗著意。至會試殿試。則全無心而得會狀。會試場大風。吹卷欲飛。號中人皆取石堅押。韓獨無意。祝曰。若當中則自不吹去。亦竟無恙。故其會試殿試文皆遊行自在。無斧鑿痕。予謂慕廬足下兩掇巍科。當是何如勇猛。以此言告人。人決不信。余獨信之。何以故。予自諭德後。卽無意仕進。不止無競進之心。且時以隕越爲懼。乃由講讀學士登亞卿正卿。皆華廡清貴之官。自旁人觀之。不知是何如勇猛精進。以予自審。則知慕廬之非妄矣。慕廬亦可以已事推之。而知予之非誑也。願與世人共知之。

予生平嗜卉木。遂成奇癖。亦自覺可哂。細思天下歌舞聲伎。古翫書畫。禽鳥博奕之屬。皆多費而耗物力。惹氣而多後患。不可以訓子孫。惟山水花木。差

可自娛。而非人之所爭。草木日有生意。而妙於無知。省許多愛憎煩惱。京師難於樹植。艱於曠土。書閣中置盆花數種。滋培收護。頗費心力。然亦可少供耳目之翫。琴薦書幌牀頭十笏之地。無非落花填塞。亦一佳話也。

古人佩玉朝夕不離。義取溫潤堅栗。君子無故不撤琴瑟。義取和平溫厚。故質性爽直者恐近高亢。益當深體此意。以自箴砭。不可任其一往之性也。人生以擇友爲第一事。自就塾以後。有室有家。漸遠父母之教。初離師保之嚴。此時乍得友朋。投契締交。其言甘如蘭芷。甚至父母兄弟妻子之言。皆不聽受。惟朋友之言是信。一有匪人廁於閒。德性未定。識見未純。斷未有不爲其所移者。余見此屢矣。至仕宦之子弟尤甚。一入其彀中。迷而不悟。脫有尊長誠諭。反生嫌隙。益滋乖張。故余家訓有云。保家莫如擇友。蓋痛心疾首其言之也。汝輩但於至戚中觀其德性謹厚。好讀書者。交友兩三人足矣。況內有

兄弟互相師友。亦不至岑寂。且勢利言之。汝則溫飽。來交者豈能皆有文章道德之切劘。平居則有酒食之費。應酬之擾。甚至有爭訟外侮。則又有關說救援之事。平昔既與之契密。臨事卻之。必生怨毒反唇。故余以爲宜慎之於始也。况且嬉遊征逐。耗精神而荒正業。廣言談而滋是非。種種弊端。不可紀極。故特爲痛切發揮之。昔人有戒。飯不嚼便噉。路不看便走。話不想便說。事不思便做。洵爲格言。予益之曰。友不擇便交。氣不忍便動。財不審便取。衣不慎便脫。

學字當專一。擇古人佳帖。或時人墨蹟。與己筆路相近者。專心學之。若朝夕更改。見異而遷。鮮有得成者。楷書如端坐。須莊嚴寬裕。而神彩自然掩映。若體格不勻淨。而遽談流動。失其本矣。汝小字可學樂毅論。前見所寫樂志論。大有進步。今當一心臨做之。每日明窗淨几。筆精墨良。以白奏本紙臨四五

百字。亦不須太多。但工夫不可間斷。紙畫烏絲格。古人最重分行布白。故以齊整勻淨爲要。學字忌飛動草率。大小不勻。而妄言奇古磊落。終無進步矣。行書亦宜專心一家。趙松雪珮玉垂紳。丰神清貴。而其原本則出于聖教序。蘭亭猶見晉人風度。不可訾議之也。汝作聯字亦頗有豐秀之致。今專學松雪。亦可望其有進。但不可任意變遷耳。

龍眠芙蓉谿。吾朝夕夢寐所在也。垂雲泝天然石壁。上倚青山。下臨流水。當爲吾相度可亭之地。期於對石枕流。雙谿草堂前。引南北二澗爲兩池。中一開相通。一種蓮。一種魚。製扁舟。容五六人。朱欄翠檣。蘭槳桂櫂。從芙蓉谿亭登舟。至鱸舟亭登岸。襟帶吾廬。汝歸當謀疏鑿。闊十二丈。窄處二三丈。但可。以行舟。汝兄弟姪輪日督工。於九月杪從事。渠成以報。吾堂軒基址。預以繩定之。以俟異日。臨河有大石。土人名爲獾洞。此地相度亭子。下臨澄潭。四圍

嶺岫。旣曠然軒豁。亦窈然幽深。其傍當種梅柳以映帶之。亦此時事也。向來梅杏桃梨之屬。種植者亦不少矣。使皆茂達。儘可自娛。此時澆漑。修治扶植。去草爲急。僕人紙上之樹日增。園中之樹日減。汝當爲吾稽察之。樹不活。與不種同。山中須三五日靜坐經理。晨入暮歸。不如其已也。可與兄弟姪言之。辛巳春分日。予攜大郎二郎六郎。出西直門。過高梁橋。沿溪水至法華寺。飯于僧舍。因至萬壽寺時。甫移華嚴鐘於後閣。尙未懸架。遂過天禧宮。看白松。蓋余最心賞古松。枝幹如凝雪。清響如飛濤。斑剝離奇。扶疎詰曲。枝枝入畫。葉葉有聲。如對高人逸士。不敢褻翫。京師寺觀。此種爲多。而時代久遠。則無過天禧宮者。共二十餘株。皆異態殊形。可謂巨觀矣。是行也。春寒初解。野色蒼茫。然已有融潤之氣。得小詩曰。綠谿來古寺。石堰舊河梁。冰泮波澄綠。風輕柳麴黃。苔痕春已半。松影日初長。籃筍攜諸子。僧寮野簍香。

時文以多作爲主。則工拙自知。才思自出。谿逕自熟。氣體自純。讀文不必多。擇其精純條暢。有氣局詞華者。多則百篇。少則六十篇。神明與之渾化。始爲有益。若貪多務博。過眼輒忘。及至作時。則彼此不相涉。落筆仍是故吾。所以思常窒而不靈。詞常窘而不裕。意常枯而不潤。記誦勞神。中無所得。則不熟不化之病也。學者犯此弊最多。故能得力於簡。則極是要訣。古人言簡練以爲揣摩。最是立言之妙。勿忽而不察也。

治家之道。謹肅爲要。易經家人卦。義理極完備。其曰家人嗃嗃。悔厲吉。婦子嘻嘻。終吝。嗃嗃近於煩瑣。然雖厲而終吉。嘻嘻流於縱軼。則始寬而終吝。余欲于居室自書一額曰。惟肅乃雍。常以自警。亦願吾子孫共守也。

人之居家立身。最不可好奇。一部中庸。本是極平澹。卻是極神奇。人能於倫常無缺。起居動作。治家節用。待人接物。事事合于矩度。無有乖張。便是聖賢。

路上人。豈不是至奇。若舉動怪異。言語詭激。明明坦易道理。卻是尋奇覓怪。守偏文過。以爲不墜恆境。是窮奇機杌之流。烏足以表異哉。布帛菽粟。千古至味。朝夕不能離。何獨至于立身制行而反之也。

與人相交。一言一事。皆須有益于人。便是善人。余偶以忌辰著朝服出門。巷口見一人遙呼曰。今日是忌辰。余急易之。雖不識其人而心感之。如此等事。在彼無絲毫之損。而于人爲有益。每謂同一禽鳥也。聞鸞鳳之名則喜。聞鴿鷓之聲則惡。以鸞鳳能爲人福。而鴿鷓能爲人禍也。同一草木也。毒草則遠避之。參苓則共寶之。以毒草能斲人。而參苓能益人也。人能處心積慮。一言一動。皆思益人。而痛戒損人。則人望之若鸞鳳。寶之如參苓。必爲天地之所佑。鬼神之所服。而享有多福矣。此理之最易見者也。

凡讀書。二十歲以前所讀之書。與二十歲以後所讀之書迥異。幼年知識未

開。天真純固。所讀者雖久不溫習。偶爾提起。尙可數行成誦。若壯年所讀。經月則忘。必不能持久。故六經秦漢之文。詞語古奧。必須幼年讀。長壯後雖倍蓰其功。終屬影響。自八歲至二十歲中間。歲月無多。安可荒棄。或讀不急之書。此時時文固不可不讀。亦須擇典雅醇正。理純辭裕。可歷二三十年無弊者讀之。若朝華夕落。淺陋無識。詭僻失體。取悅一時者。安可以珠玉難換之歲月。而讀此無益之文。何如誦得左國一兩篇。及東西漢典貴華腴之文數篇。爲終身受用之寶乎。且更可異者。幼齡入學之時。其父師必令其讀詩書。易左傳禮記兩漢八家文。及十八九作制義應科舉時。便束之高閣。全不溫習。此何異衣中之珠。不知探取。而向塗人乞漿乎。且幼年之所以讀經書。本爲壯年擴充才智。驅駕古人。使不寒儉。如畜錢待用者然。乃不知尋味其義蘊。而弁髦棄之。豈不大相刺謬乎。我願汝曹將平昔已讀經書。視之如拱壁。

一月之內。必加溫習。古人之書。安可盡讀。但我所已讀者。決不可輕棄。得尺則尺。得寸則寸。毋貪多。毋貪名。但讀得一篇。必求可以背誦。然後思通其義蘊。而運用之於手腕之下。如此則才氣自然發越。若曾讀此書而全不能舉其詞。謂之畫餅充饑。能舉其詞而不能運用。謂之食物不化。二者其去枵腹無異。汝輩于此。極宜猛省。

凡物之殊異者。必有光華發越於外。况文章爲榮世之業。士子進身之具乎。非有光彩。安能動人。闈中之文。得以數言槩之。曰理明詞暢。氣足機圓。要當知棘闈之文。與窗稿房行書不同之處。且南闈之文。又與他省不同處。此則可以意會。難以言傳。唯平心下氣。細看南闈墨卷。將自得之。卽最低下墨卷。彼亦自有得手。亦不可忽。此事最渺茫。古稱射虱者。視虱如車輪。然後一發而貫。今能分別氣味。截然不同。當庶幾矣。汝曹兄弟叔姪。自來歲正月爲始。

每三六九日一會。作文一篇。一月可得九篇。不疎不數。但不可間斷。不可草草塞責。一題入手。先講求書理極透澈。然後布格遣詞。須語語有著落。勿作影響語。勿作艱澀語。勿作累贅語。勿作雷同語。凡文中鮮亮出色之句。謂之調。調有高卑。疎密相間。繁簡得宜處。謂之格。此等處最宜理會。深惱人讀時。文累千累百。而不知理會。於身心毫無裨益。夫能理會。則數十篇百篇已足。焉用如此之多。不能理會。則讀數千篇與不讀一字等。徒使精神贖亂。臨文捉筆。依舊茫然。不過胸中舊套應付。安有名理精論。佳詞妙句。奔匯於筆端乎。所謂理會者。讀一篇先看其一篇之格。再味其一股之格。出落之次第。講題之發揮。前後豎義之淺深。詞調之華美。誦之極其熟。味之極其精。有與此等相類之題。有不相類之題。如何推廣擴充。如此讀一篇有一篇之益。又何必多。又何能多乎。每見汝曹讀時。文成帙。問之不能舉其詞。叩之不能言其

義粗者不能。况其精者乎。自誑乎。誑人乎。此絕不可解者。汝曹試靜思之。亦不可解也。以後當力除此等之習。讀文必期有用。不然甯可不讀。古人有言。讀生文不如翫熟文。必以我之精神包乎此一篇之外。以我之心思入乎此一篇之中。噫嘻。此豈易言哉。汝曹能如此用功。則筆下自然充裕。無補緝寒澀支離冗泛草率之態。汝每月寄所作九首來京。我看一會兩會。則知汝曹用心不用心。務外不務外瞭然矣。作文決不可使人代寫。此最是大家子弟陋習。寫文要工緻。不可錯落塗抹。所關於色澤不小也。汝曹不能面奉教言。每日展此一次。當有心會。幼年當專攻舉業。以爲立身根本。詩且不必作。或可偶一爲之。至詩餘則斷不可作。余生平未嘗爲此。亦不多看。蘇辛尙有豪氣。餘則靡靡焉。可近也。

余久歷世塗。日在紛擾榮辱勞苦憂患之中。靜念解脫之法。成此八章。自謂

于人情物理消息盈虛。略得其大意。醉醒臥起。作息往來。不過如此而已。願以年增衰老。無由自適。二十餘年來。小齋僅可容膝。寒則溫室擁雜花。暑則垂簾對高槐。所自適於天壤間者止此耳。求所謂煙霞林壑之趣。則僅託於夢想。形諸篇詠。皆非實境也。辛巳春分前一日。積雪初融。霽色迴暖。爲三郎廷璐書此。遠寄江鄉。亦可知翁鍼砭氣質之偏。流覽造物之理。有此一知半見。當不至于汨沒本來耳。

古稱仕宦之家。如再實之木。其根必傷。旨哉斯言。可爲深鑒。世家子弟。其修行立名之難。較寒士百倍。何以故。人之當面待之者。萬不能如寒士之古道。小有失檢。誰肯面斥其非。微有驕盈。誰肯深規其過。幼而驕慣。爲親戚之所優容。長而習成。爲朋友之所諒恕。至於利交而諂。相誘以爲非。勢交而諛。相倚而作譽者。又無論矣。人之背後稱之者。萬不能如寒士之直道。或偶譽其

才品。而慮人笑其逢迎。或心賞其文章。而疑人鄙其勢利。甚且吹毛索癢。指摘其過失。而以爲名高。批枝傷根。訕笑其前人。而以爲痛快。至於求利不得。而嫌隙易生于有無。依勢不能。而怨毒相形於榮悴者。又無論矣。故富貴子弟。人之當面待之也。恆恕。而背後責之也。恆深。如此則何由知其過失。而顯其名譽乎。故世家子弟。其謹飭如寒士。其儉素如寒士。其謙冲小心如寒士。其讀書勤苦如寒士。其樂聞規勸如寒士。如此則自視亦已足矣。而不知人之稱之者。尙不能如寒士。必也謹飭倍于寒士。儉素倍于寒士。謙冲小心倍于寒士。讀書勤苦倍于寒士。樂聞規勸倍于寒士。然後人之視之也。僅得與寒士等。今人稍稍能謹飭儉素謙下勤苦。人不見稱。則曰世道不古。世家子弟難做。此未深明於人情物理之故者也。我願汝曹常以席豐履盛爲可危可慮。難處難全之地。勿以爲可喜。可幸。易安易逸之地。人有非之責之者。遇

之不以禮者。則平心和氣。思所處之時勢。彼之施于我者。應該如此。原非過當。即我所行十分全是。無一毫非理。彼尙在可恕。况我豈能全是乎。古人有言。終身讓路。不失尺寸。老氏以讓爲寶。左氏曰。讓德之本也。處里閉之間。信世俗之言。不過曰漸不可長。不過曰後將更甚。是大不然。人孰無天地良心。是非公道。揆之天道。有滿損虛益之義。揆之鬼神。有虧盈福謙之理。自古祇聞忍與讓。足以消無窮之災悔。未聞忍與讓。翻以釀後來之禍患也。欲行忍讓之道。先須從小事做起。余曾署刑部事五十日。見天下大訟大獄。多從極小事起。君子敬小慎微。凡事只從小處了。余行年五十餘。生平未嘗多受小人之侮。只有一善策。能轉灣早耳。每思天下事。受得小氣。則不至于受大氣。吃得小虧。則不至于吃大虧。此生平得力之處。凡事最不可想占便宜。子曰。放於利而行多怨。便宜者天下人之所共爭也。我一人據之。則怨萃於我矣。

我失便宜。則衆怨消矣。故終身失便宜。乃終身得便宜也。汝曹席前人之資。不憂饑寒。居有室廬。使有臧護。養有田疇。讀書有精舍。良不易得。其有遊蕩非僻。結交淫朋。匪友。以致傾家敗業。路人指爲笑談。親戚爲之浩嘆。汝曹見之。聞之。不待余言也。其有立身醇謹。老成儉樸。擇人而友。閉戶讀書。名日美。而業日成。鄉里指爲令器。父兄期其遠大者。汝曹見之。聞之。不待余言也。二者。何去何從。何得何失。何芳如芝蘭。何臭如腐草。何祥如麟鳳。何妖如鴿鷓。又豈俟予言哉。汝曹今皆年富力强。飽食溫衣。血氣未定。豈能無所嗜好。古人云。凡人欲飲酒博奕。一切嬉戲之事。必皆覓伴侶爲之。獨讀快意書。對佳山水。可以獨自怡悅。凡聲色貨利一切嗜欲之事。好之。有樂者必有苦。惟讀書與對佳山水。止有樂而無苦。今架有藏書。離城數里有佳山水。汝曹與其狎無益之友。聽無益之談。赴無益之應酬。曷若珍重難得之歲月。縱讀難得。

之詩書。快對難得之山水乎。我視汝曹所作詩文。皆有才情。有思致。有性情。非夢夢全無所得於中者。故以此諄諄告之。欲令汝曹安分省事。則心神寧謐。而無紛擾之害。寡交擇友。則應酬簡而精神有餘。不聞非僻之言。不致陷於不義。一味謙和謹飭。則人情服而名譽日起。制藝者。秀才立身之本。根本固。則人不敢輕。自宜專力攻之。餘力及詩。字亦可怡情。良時佳辰。與兄弟姊妹。夫輩一料理山莊。撫問松竹。以成余志。是皆於汝曹有益無損。有樂無苦之事。其味聰聽之義。

座右箴

立品 讀書 養身 擇友

右四綱

戒嬉戲 慎威儀 謹言語 溫經書 精舉業 學楷字 謹起居

慎寒暑 節用度 謝酬應 省宴集 寡交遊

右十二目

子弟自十七八以至廿三四。實爲學業成廢之關。蓋自初入學至十五六。父師以童子視之。稍知訓子者。斷不忍聽其廢業。惟自十七八以後。年漸長。氣漸驕。漸有朋友。漸有家室。嗜慾漸開。人事漸廣。父母見其長成。師傅視爲儕輩。德性未堅。轉移最易。學業未就。蒙昧非難。幼年所習經書。此時皆束高閣。酬應交遊。侈然大雅。博奕高會。自詡名流。轉盼二十五六歲。兒女累多。生計迫蹙。蹉跎潦倒。學殖荒落。予見人家子弟半塗而廢者。多在此五六年中。棄幼學之功。貽終身之累。蓋覆轍相踵也。汝正當此時。離父母之側。前言諸弊。事事可慮。爲龍爲蛇。爲虎爲鼠。分於一念。介在兩岐。可不慎哉。可不畏哉。讀書須明窗淨几。案頭不可多置書。讀文作文。皆須凝神靜氣。目光炯然。出

文與題之上。最忌墜入雲霧中。迷失出路。多讀文而不熟。如將不練之兵。臨時全不得用。徒疲精神。與操空拳者無異。作文以握管之人爲大將。以精熟墨卷百篇爲練兵。以雜讀時藝爲散卒。以題爲堅壘。若神明不爽朗。是大將先墜雲霧中。安能制勝。人人各有一種英華光氣。但須磨練始出。譬如一草一卉。苟深培厚壅。盡其分量。其花亦有可觀。而况於人乎。况於俊特之人乎。天下有形之物。用則易匱。惟人之才思氣力。不用則日減。用則日增。但做出自己聲光。如樹將發花時。神壯氣溢。覺與平時不同。則自然之機候也。讀書人獨宿是第一義。試自己省察。館中獨宿時。漏下二鼓。滅燭就枕。待日出早起。夢境清明。神酣氣暢。以之讀書。則有益。以之作文。必不潦草枯澀。真所謂一日勝兩日也。

易經一書。言謙道最爲詳備。天道虧盈而益謙。地道變盈而流謙。鬼神禍盈

而福謙。人情惡盈而好謙。又曰日中則昃。月滿則虧。天地不能常盈。而况於人乎。况於鬼神乎。於此理不啻反覆再三。極譬罕喻。書曰滿招損。謙受益。古昔賢聖。殆無異辭。堯舜大聖人。而史稱之曰允恭克讓。孔子甚聖德。及門稱之曰恭儉讓。况乎中人之才。能越斯義。古云終身讓路。不失尺寸。言讓之有益無損也。世俗警談。妄謂讓人則人欺之。甚至有尊長教其卑幼無多讓。此極爲亂道。以世俗論。富貴家子弟。理不當爲人所侮。稍有拂意。便自謂我何如人。而彼敢如是以加我。從旁人亦不知義理。用一二言挑逗之。遂爾氣填胸臆。奮不顧身。全不思富貴者衆射之的也。羣妬之媒也。諺曰一家溫飽。千家怨忿。惟當撫躬自返。我所得於天者已多。彼同生天壤。或係親戚。或同里閭。而失意如此。我不讓彼。而彼顧肯讓我乎。常持此心。深明此理。自然心平氣和。卽有拂意之事。逆耳之言。如浮雲行空。與吾無涉。姚端恪公有言。此乃

成就我福德相。愈加恭謹以遜謝之。則橫逆之來。蓋亦少矣。願以此爲熱火世界一帖清涼散也。

譚子化書訓儉字最詳。其言曰。天子知儉。則天下足。一人知儉。則一家足。且儉非止節奢財用而已也。儉於嗜慾。則德日脩。體日固。儉於飲食。則脾胃寬。儉於衣服。則肢體適。儉於言語。則元氣藏。而怨尤寡。儉於思慮。則心神寧。儉於交遊。則匪類遠。儉於酬酢。則歲月寬。而本業脩。儉於書札。則後患寡。儉於干請。則品望尊。儉於僮僕。則防閑省。儉於嬉戲。則學業進。其中義蘊甚廣。大約不外於葆嗇之道。東坡千古才人。以百五十錢爲一塊。每日只用畫杈挑取一塊。盡此錢爲度。決不用明日之錢。汝輩中人。可無限制。陸梭山訓居家之法。最妙以一歲所入。除完官糧外。分爲三分。存一分以爲水旱及意外之費。其餘二分析爲十二分。每月用一分。但許存餘。不許過界。能從每日飲食

雜用加意節省。使一月之用常有餘。別置一處。不入經費。留以爲親戚友朋小小周濟緩急之用。亦遠怨積德之道。可恃以長久者也。居家治生之理。恆產瑣言備之矣。雖不敢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。其於謀生。不啻左券。總之饑寒由於鬻產。鬻產由於負債。負債由於不經。相因之理。一定不易。予視之洞若觀火。仕宦之日雖極清苦。畢竟略有交際。子弟習見習聞。由之不察。若以此作田舍度日之計。則立見其仆蹶。不可不深長思者也。人生儉嗇之名可受而不必避。世俗每以爲恥。不知此名一噪。則人絕覬覦之想。偶有所用。人卽德之。所謂以虛名而受實益。何利如之。

人生髻稚。不離父母。入塾則有嚴師傳督課。頗覺拘束。逮十六七歲時。父母漸視爲成人。師傅亦漸不嚴憚。此時知識初開。嬉遊漸習。則必視朋友爲性命。雖父母師保之訓與妻孥之言。皆可不聽。而朋友之言。則投若膠漆。契若

芳蘭所與正則隨之而正。所與邪則隨之而邪。此必然之理。身驗之事也。余鑄一圖章。以示子弟曰。保家莫如擇友。蓋有所歎息痛恨懲艾於其閒也。古人重朋友而列之五倫。謂其志同道合。有善相勉。有過相規。有患難相救。今之朋友。止可謂相識耳。往來耳。同官同事耳。三黨姻戚耳。朋友云乎哉。汝等莫若就親戚兄弟中。擇其謹厚老成。可以相砥礪者。多則二人。少則一人。斷無目前良友。遂可得十數人之理。平時既簡於應酬。有事可以請教。若不如己之人。既易於臨深爲高。又日聞鄙猥之言。汗賤之行。淺劣之學。不知義理。不習詩書。久久與之相化。不能卻而遠矣。此論語所以首誠之也。

人生第一件事。莫如安分。分者我所得于天多寡之數也。古人以得天少者。謂之數奇。謂之不偶。可以識其義矣。董子曰。與之齒者去其角。附之翼者兩其足。嗇于此則豐於彼。理有乘除。事無兼美。予閱歷頗深。每從旁冷觀。未有

能越此範圍者。功名非難非易。只在爭命中之有無。嘗譬之溫室養牡丹。必花頭中原結蕊。火焙則正月早開。然雖開而元氣索然。花既不滿足。根亦旋萎矣。若本來不結花。火焙無益。既有花矣。何如培以沃壤。灌以甘泉。待其時至。敷華。根本既不虧。而花亦肥大經久。此予所深洞於天時物理。而非矯爲迂闊之談也。曩時姚端恪公每爲予言。當細翫不知命。無以爲君子章。朱注最透。言不知命則見利必趨。見害必避。而無以爲君子矣。爲字甚有力。知命是一事。爲君子是一事。旣知命不能違。則儘有不必趨之利。儘有不必避之害。而爲忠爲孝爲廉爲讓。綽有餘地矣。小人固不當取怨於他。至於大節目。亦不可詭隨。得失榮辱。不必太認真。是亦知命之大端也。家宰庫公曩與同事談及知命之義。時有山左鹿御史。以偶爾公函發遣。彼方在言路時。果拚一個流徒。甚麼本上不得。彼在位碌碌耳。究竟不能違一定之數。非謂人當

冒險尋事。但素明此義。一旦遇大節所關。亦不至專計利害犯名義矣。庫然之。

康熙三十六年丁丑春

大人退食之暇。隨所欲言。取素牋書之。得八十四幅。示長男廷瓚。裝成二冊。敬置座右。朝夕覽誦。道心自生。傳示子孫。永爲世寶。廷瓚敬識。